

傣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

木玉璋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前 言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乡米俄巴村MI NOX BBAX傈僳族农民汪忍波MCUAL SSEI BBO(1900—1965)于1921年开始创造了汉字型傈僳音节文字，目前我们汇集到的有961个字。他把这些字编织成大致押韵的291句(光 月 訓 旅 雲 斥) LISU BBAL NOX TOTET《傈僳语文课本》歌谣，在16000多人口的傈僳族群众中推广，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有1000多人识这种文字，目前还有人精通的。他用这种文字记录和撰写了将近三十多部各种体裁的书。总的来讲它有两个方面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一、文字方面，没有学过汉字的人能够模仿汉字创造汉字型文字，正如没有学过英文的人能够模仿英文创造字母的所谓意念飞散。汪忍波没有学过汉字而模仿汉字的变异仿造方式来创造了傈僳字，而不是借用汉字形体，可以不必用象形或会意等方法来书写语言，自己似乎具有独特，跟我国古代契丹大字、女真和西夏字比较接近的最后一种新创的汉字型文字，是汉字大家庭中最年青的成员，为我国文字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文化方面，傈僳族古代没有文字，在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里记载他的史料也不多，更没有自我叙述的文字史料，在千百年历史长河中，他们创造发明的光辉灿烂文化没有留下任何残壁痕迹。汪忍波家乡傈僳群众有祭天神的习俗，已有七八百年之久的历史，祭天时主持人要不吃不喝吟颂三天三夜的《祭天古歌》。自从汪忍波创造了傈僳字，他用自己创造的音节文字，把全部《古歌》用文字记录成册，五八年和“文化大革命”被视为封建迷信书籍而被烧毁，所剩无几。这个古歌用傈僳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为依托，把动物、植物、生产、生活的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编织成系列化、系统化文学

艺术化的24部五言诗。叙述了物种的起源，生产生活，社会历史，文学艺术，民族形成、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原始宗教等等，为给后人传授知识，认识与解释自然和社会本质，行为规范联络情感的教册，用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功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添了一分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为傈僳族人民复原了一分精神财福，又填补了没有文献的空白。

在这个集子里出了《养畜经》原文译注样本外，汇集了80年代以来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的部分成果，也仅仅是对文字及其文献的介绍文章，科学地结论成果我们希望由大家来做。

绍

维西县等地区曾经是吐蕃、云南南诏、唐中央三大势力争夺的边缘地区，弱小的傈僳族挟持在中间，当然是苍海中的一滴水，况且本课题只涉及到语言文字和文学一束，我们希望有更多学科研究成果出现。

这次印制的只是李永铎教授和本民族的年轻学者欧光明审查过的《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傈僳族音节文字字典》和《獐皮文书》等作品，更多的文献将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傈僳族新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

总 目 录

一、前 言	1—2
二、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	1—45
三、傈僳族原始记忆方法和音节文字	46—47
四、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研究及发掘清理工作	
五、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	55—63
六、傈僳族音节文字造字法特点简介	64—67
七、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内容概述	68—70
八、汪忍波獐 文书中的傈僳太极图	71—78
九、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中的历法	79—83
十、傈僳族的姓氏和命名方式初探	84—97
十一、傈僳族诗的艺术特点和文化价值	89—110
十二、附：傈僳族音节文字文献	
《养畜经》	
1、汉译文	116—125
2、译注	126—263
3、原文复印本	264—325
绘画	
后记	

傈僳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

目 录

前言	1—2
第一章 傈僳族和傈僳语	
第一节 傈僳族的族称	2
第二节 傈僳族的人口及社会历史简述	3
第三节 语言和文字	4—7
第四节 傈僳语的方言分布	7—9
第二章 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造	
第一节 独特的奇观环境——维西概述	5
第二节 区划、民族和语言文字	5—10
第三节 汪忍波生平简述	10—11
第四节 汪忍波创造音节文字的神话传说	11—12
第五节 汪忍波创造傈僳族音节方案的过程	12—13
第六节 汪忍波创造音节文字的历史背景	13—15
第七节 前人对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研究	15—16
第八节 傈僳族音节文字在文字史中的地位	16—17
第三章 有规律的结构,丰富多采的字态	17
第一节 傈僳族音节文字的笔画	17—18
第二节 与汉字的比较	18—19
第三节 与其他民族文字成分	19—21
第四节 有规律的结构,丰富多彩的字态	21—22
一、实物形象	
二、会意形象	
三、按词造字	
第五节 音节文字中的表音成分	22—23

第六节	联绵字造字法的成分	23
第七节	字素组合规律	23—24
第八节	广积字体独立自主	24—25
第九节	傣傣族音节文字与书写与实用	25—26
第四章	傣傣字的语音基础	26
第一节	傣傣字反映的语音基础	26—28
第二节	傣傣字的音节结构	28—29
第三节	音节文字中反映的外来词语的特殊语言	29—30
第五章	傣傣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的文化价值	30
第一节	音节文字文献的分类	30—31
第二节	关于物种起源的叙述	31—32
第三节	关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反映	32—33
第四节	原始宗教的反映	33—34
第五节	占卜和历法的反映	34—35
第六节	文学艺术方面的反映	35—39
第七节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	39—40
第八节	科技	40
第六章	涡撒古的形式和内容	41
第一节	涡撒古的历史背景	41—42
第二节	涡撒古的形式和功能	42—43
第三节	涡撒古的内容和意义	43
	一、物种起源的核心	43
	二、人种的起源和生物繁衍	44
	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造	44
	四、走向文明的规范	44—45
	五、民族的构成《竖神柱》——《打仗经》	45
	六、反抗邪恶同情受苦受难的正义感	45
	附：《汪忍波自传》译文	4—6

傣族音节文字及其文献研究

前 言

傣族音节文字，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云南省维西傣族自治县叶枝乡米俄巴村的傣族农民汪忍波创造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字态近似我国秦汉时期汉字篆书和隶书之间的形态。它的结构绚丽多姿，有独特的象形和会意字，也有联音、联词相结合造字法造出的字态。它既反映浓厚民族习俗特色的古形奇新构成，造字法的特点，又吸取了汉字为形训的字态，为中华民族文字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傣族古代没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传递信息。有关反映傣族的史料都用汉文记录，资料匮乏，支离破碎。正面叙述的史料尤为很少，更没有自我叙述的文献史料，只有口传面授的口碑材料，难能找到稳定的文献史料。

汪忍波故乡，清代傣族农民多次反抗封建领主制度的起义，受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藏山掘坟，人口搬迁，灭族灭祖，极大的创伤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情感，历次重大事件，民间就痕迹都不敢保存。历次对傣族的历史，主要以滇东的傣族为主要描述族源的对象，对于维西及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雅龙江——四大江河流域的傣族史料，要不是清代文人余庆远的《维西闻见录》一书中介绍“土著”傣族，谁也不知晓。音节文字文献，由元、明时期以来，从一个侧面弥补了这一空白。

我们之所以重视研究傣族农民汪忍波创造的傣文字及文献，不仅仅是傣族音节文字在我国文字史中有它的特殊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创造文字者汪忍波在历经六十多年的农村生涯中，将近撰写和记录了三十多部书。书中除了记录当地傣族祭天习俗的《祭天古歌》外，有《汪忍波自传》、《故事书》（包括《创世纪》、《占卜书》、《历法和太极图》）、《傣文字系谱》（有称《傣语文课本》、《傣文字典》）等，研究傣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内容广泛，有反映原始宗教、伦理道德，自然法律、社会历史，原始时代的狩猎生产、部落兼并战争；也有体现生产力较为发达时期工农业劳动生产技术水平；也有反映民族民间文化交往等的内容，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有通过文献反映傣族群众中普遍流传的立体文学渊源，反映了独特的山峡文化艺术；在叙述物种起源中，创造性的叙述了人间沧桑事物能量转化的奇迹规律，体现了傣族人民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能力。这些都是其它史料中难能找到的，丰富了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绚丽多姿鲜艳的文化花朵。

经过傣族音节文字的研究，我们体会到一种民族文字的生命力，不仅依赖于文字本身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且更能表达该民族语言完整的全部材料。

傣族音节文字之所以仍保存其生命力，主要还是依靠着傣族长居共存的山峡文化为依据，继续保持着它的光辉。

傣族音节文字之所以能保持流存，有它的魅力，还是以民族意识为动力而传播后世，成为一种伟大凝聚力的组成部分，超过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当然还要与创造者的辛勤耕耘及创造才能的发挥是分不开的。

对傣族音节文字，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汪忍波先生来昆明参观学习时就有所接触，

并在后来的著文中作过初步介绍。但是有如此重要的文献记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知道有文献的人，也把它当作“封建迷信书籍”，望而生畏。

1982年开始，我们对文字及其文献进行清理分析研究，对文字按音位及笔画归类注音；对保存的文献作了译注；对曾有文献遗失部分作了遗补工作，做了大量工作。由于我们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难免有些遗漏，将来还可进一步加深研究。

第一章 傈僳族和傈僳语

第一节 傈僳族的族称

傈僳族的族称，据说秦代楚庄骄开滇时就有傈僳族^①，有学者认为：“是则当必有栗粟之名称”^②。据可考证的则唐樊绰《蛮书》（公元863年），“栗粟两姓蛮、雷蛮、梦雷”。在千百年来，虽然各地区按汉字书写略有不同，但在傈僳语里除滇中部分地区自称“傈波”外，只有方音不同而已。“傈僳”或“僳”的读音，自称和他称是统一的。

对于“傈僳”二字的意思是什么，当时缺乏必要的识别手段，根据那些族称的依据也仅仅是宏观视觉而定，其中主要是社会集团的组合及不同服饰外貌装束来定的。近代一些学者，如陶云逵在《碧罗雪山之栗粟族》一文中说：“以些呼其为‘鲁苏’，其意为石‘生’，查‘些’语‘鲁’为石；‘苏’为‘生’意译之，‘鲁苏’当为山头人”即傈僳。有的根据傈僳语“山区”称[Li qi]，采用前一音节的[Li]，加之人的[su]，就是[Li su]即傈僳——“山区人”，所以谓之“山头人”之说。英人传教士傅雷塞(J. O. Frazer)也说：“傈僳(Li su)一称之原意是‘迁移下来的人’”^③等，都带有拟思之作，这是没有根据的。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乡米俄巴村的部分群众，有的也称是“鲁苏”(Lu su)，但傈僳语^④表示“人”的有两种，即[Cossat]和[Su]。这里他们称的“鲁”是“老地方”、“老村寨”、“老房子”的“老”；“苏”[Su]是“打铁人”、“山区人”、“牧羊人”的“人”，合起来意译是“老土著人”。这与《维西县志》(旧志)中讲：“傈僳族是土著民族之一”是相吻合的。直到公元1949年，在汉字里傈僳族的族称还未形成统一的族称概念，随意性很大，各写其是。有的按傈僳族多种服饰，不同地理条件；还有的带有些政治性的，分别称之为“山傈僳”、“水傈僳”、“花傈僳”、“白傈僳”、“黑傈僳”^⑤，甚至称“怒扒”等，但自称的[Li su]“傈僳”是一一直没有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通过1954年进行民族识别，根据自称和他称的地理及历史状况，经济生活，以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的比较研究，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统一称为傈僳族，从此标志着傈僳族人民得到了新的生命力。1954年在主要聚居地区成立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1985年成立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在散居地区成立民族乡，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当了国家的主人。

①、见清《皇清职贡图》卷七。

②、见陶云逵《碧罗雪山之栗粟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8本328页。

③、傅雷塞《傈僳语手册》、仰光(英文本)1928年出版。

④、以下均用新傈僳文注音。

⑤、均见注②。

第二节 傈僳族的人口分布及社会历史简述

唐代的傈僳，根据《蛮书》主要居住区域“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这个地区方国瑜先生说：“今为西昌及凉山地区”，陶云逵也说“当今之云南东北与川黔交界一带”。那么当今的傈僳族居住在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雅龙江等滇西北广大鹅蛋形的地区，怎么理解呢？

大家知道，从唐代一直到元、明、清，这一带都是吐蕃——南诏——唐朝中央，三大政治势力之间主要争夺的战场。不可能有民族单一存在于稳定区域里的条件。《元一统志》说，丽江路疆域内的民族参错而居，只能略为推断而定，谁也没有进行过认真地研究族别。自从清代文人余庆远的《维西闻见录》一书发表以后，人们才了解这一地区的傈僳族土著居民。其实创造傈僳族音节文字的汪忍波（余氏家族）用音节文字写的《自传》及其它文献叙述，在那里主持《祭天》世袭的第一代主持人是三岁时由怒江来的，到1965年已有二十代，大约600多年，元末就已经是存在一个族体单位的社会集团；维西城东部哥登村1958年就发现新石器遗址。遗物有石斧、石镑、石刀、石镞、石针、雕刻器、石球、石饰品、砺石等，这些遗物与怒江及其他傈僳族地区作为祖先代代相传下来的“宝物”石斧是完全一致的。已经形成了近代傈僳族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宗教信仰，与其他各兄弟民族“参错而居”。所以傈僳族是那里的土著者之一，是言之有理的。

现代的傈僳族，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两省的11个专区和州的60多个县市，人口已发展到了五十七万多人（1990）。

为什么那么点人口，分散那么广阔的地面上呢？我国傈僳族分布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这种情况是多种历史原因造成的。

一、早期傈僳族居住地区，处在吐蕃——南诏——唐中央，三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争夺的战场，南诏夺取吐蕃神川都督府后，俘掳其傈僳先民首领于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巍山，祥云等地，其百姓分散到（永北）今天的永胜、华坪一带^①。到元末明初，滇西麓川王反复无常，明朝中央派兵部尚书王骥三征麓川，带西南各省各族15万大军，傈僳人在参加征讨过程中，一部分人口散落到各个地区。

二、清代傈僳族人民多次武装起义，反抗封建领主制度，例如1746年泸水傈僳族起义；1801年—1803年，维西傈僳族农民恒乍棚起义；1821年永胜华坪傈僳族农民起义，都被反动政府残酷镇压，截山掘坟，灭族灭祖，人口搬迁。仅道光年间以“招募”之名，“傈僳三百七十户，随带卷口一千一百十七名，分扎十五卡”^②。

三、此外还有人口的繁衍，为了生存进行自然繁衍规律的历史反映。一个弱小民族，处于如此失败地位，难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可想而知的。如今傈僳族已经遍及到了东南亚的泰国、缅甸、印度等地，都发生在明清时代的事。在他们所居住过的故居，没有留下标志民族的断壁残迹，只在代代相传的传统诗篇中，函涵着他们曾经创造的光辉文化，尚处在未开垦的处女地。

①、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5月出版266页。

②、道光《云南通志稿》卷106引《案册》。

第三节 语言和文字的使用

傈僳语是傈僳族使用的语言。唐代樊绰立“傈僳”族称时代的傈僳语言是什么样的？没有留下文字的痕迹，今天我们是看不到了。我们只是在音节文字文献《创世纪》里看到“洪水泛滥以后留下一个男子与天女成家，生了六个儿子，说不出话，看到一匹马，在地里吃庄稼”，由于因疼爱庄稼，用六种不同的语言说：“马菜吃拉（即马吃菜啦）”[Al mot Wolpiat zzat al Wa]，就分别产生了傈僳、汉、藏、纳西、白、怒等民族和他的语言。在《创世纪》诗篇里也有“人人高兴说不完，个个欢喜讲不尽，手挽手来跳个舞，手接手来跳个舞。从此忘了野鼠话，各种语言产生了，各种语言出来了”①虽然没有找到更多的史料，但从这两首故事和诗文中，我们理解到这是傈僳族人民认识语言客观规律原理的基本轮廓，那就是：

（一）傈僳族、汉族、藏族、纳西族、怒族和白族，都属于汉藏语系的语言，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里，把产生语言的根基相连在一起。共同在社会劳动生产中，创造了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这与现代语言分布情况是相同或相近的。

（二）、语言和民族是同时产生的。语言标志一个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古人也把民族的产生与语言同样看待。

（三）、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就是语言。人能够说出语言，表达思想意识，有思维能力，而动物则说不出有节奏的语言。这些认识证明傈僳族人民有相当的想象能力，具有它的科学性。

一、语言历史材料

（一）、唐代樊绰《蛮书》说傈僳“皆乌蛮之种族”②。这里的“乌蛮”就是彝族。傈僳语属于彝语支语言，是公认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但是当时的傈僳语是什么样的？除了上述传说以外，其它没有留下痕迹。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相距称傈僳出现后三百六十多年的北宋时期西夏语的许多语音，有些傈僳语相同或相近的③。例如：

①	②	③
汉语	傈僳语	西夏语
天	Mut	muh
白	Pu	phioh
肠	Wax	viu
千	Du	tu
深	Nail	nah
来	Lax	lah
油、肥	Cex	tsi
知道	Sel	seh
我	Nguax	hngah
软	Nut	nu

①、傈僳族《创世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化局，1960年9月铅印。

②、赵吕甫校释《云南志(蛮书)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73页。

③、顾基深、陈宗祥译自西田龙雄《西夏语与多族语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81年试刊号40页

偷	Kut	khult
红	Nix	neh
加厚	Tux	tu

在汉、藏语系多种有声调的语言中，傣傣语言是最容易掌握的语言，韵母后面没有鼻韵尾。

相比之下，这13个词中，声母除最后一个傣傣语送气的清音，西夏的读为不送气的清音外，都是相同的；韵母u—io, iu, —a 有相应关系外，其它的韵母是相同的。这不能说是偶然的，也说不上互相借用。此外他们在语法的主要语序规律上是有相同的。例如《创世纪》中，人讲出第一句傣傣语是[Al mot Wotpiat zzat al Wa]“马菜吃”，是主语——宾语——谓语。汉语“我修造屋舍”一句，西夏语“我——屋舍——修造”①也是主语在前，宾语在谓语之前。这说明傣傣语和汉藏语系语言与西夏语之间留有可循的一个历史痕迹。

(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与属于“乌蛮”的民族接触更为广泛，在语言里相同成分留存的痕迹也就深入得多，例如：

傣傣	彝	纳西	拉祜	哈尼	汉意
ma ³¹	a↓	mo↓	ma↓	ma ³¹	不
mie ⁴⁴ sm ⁴¹	ɲɛ↓dzɪ↓	miə↓	miɛsɪ↓	mja ³³	眼睛
a ⁵⁵ mo ⁴¹	mɛ(u)↓	zuə↓	i↓mɛ↓	mo ³³	马
ne ⁴⁴	a↓no↓	na↓	na↓	na ³³	黑
la ³³	la↓	tshu↓	la↓	la ⁵⁵	来
le ³¹	lo↓	la↓	la↓se↓	la ³¹	手
ve ⁴⁴	ve↓ve↓	ba↓ba↓	o↓ve↓	a ⁵⁵ je ³³	花
dza ³¹	dzu↓	ndzu↓	tsa↓	dza ³¹	吃
khue ³¹	khue↓	khue↓	phue↓	a ³¹ khue ³¹	狗②

从上述十个词的语言分布情况来看，傣傣语、彝语、拉祜语相同的多，无论是声母或是韵母都有完整的对应关系；其次是与哈尼语，再就是纳西语。他们居住条件的距离，有远有近，但语言的相同相近程度，可能超过一个民族语言内部方言差别的界限。同样本世纪二十年代英人傅雷塞的《傣傣语手册》一书中也讲到傣傣语与汉语、缅甸语之间的情况时，说道“相对于汉语来说(傣傣语)更是接近于缅甸语”，这个论断人们也没有提出更多的疑意。

二、傣傣语的特点

傣傣语具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的一般规律，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根据音节文字文献《文字系谱》记录的情况分析，有以下几种：

(一)、语音情况

辅音有双唇音，舌面中音，舌面前音、舌尖后音，舌叶音，舌面后音和喉音七大类；都有清音，浊音，送气的清音和不送气的清音之分。其中舌尖后音基本上只出现在借用其他民族语言的人名、地名上。舌面前音和舌叶音(或舌尖后的舌擦音)只出现在[i]、[u]前面对立，

①、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51页。

②、此表参考彝、纳西、哈尼、拉祜《语言简志》。

没有作辅音的尾的。

元音有舌尖元音及舌面前舌面后的高、中、低元音。复合元音并不怎么发达。

声调有高平，中升，中平，次高平，中降，高降六个调（其中中降调与中平调有松紧元音之分），有的方言则只有四个调。

（二）、词汇情况

傣傣语词汇分单纯词和复合词两大类。单纯词分单音节的单纯词和多音节的单纯词。多音节的单纯词不太丰富。比较多的是复合词的合成方式，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1、附加成份结构形式的能量很大，如前加a、eil，后加Ddau、ggux等后，能构成词性变化。

2、在数量词结构里，量词特别发达，在某种条件下，具有区别事物形状、性质等类别作用。

3、尤其是四字格的复合构成的词很丰富，内容生动活泼，亦有诗情文体修辞含义。

（三）、语法情况

傣傣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连词、助词、副词、叹词和拟声词十一类。词序和虚词组合句子是主要的特点，这就是主语——宾语——谓语。

三、傣傣族的文字情况

傣傣族古代没有文字。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不同地区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字，这三种文字是：

1、（1912—1914）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塞耶巴施（Rev BaThow）将罗马字改变了一下形状为手写体字态的傣傣文字，后来英国传教士傅雷塞（J. O. Frazer）进一步完善的拼音文字^①，现在人们称之为老傣傣文。

2、1913年英国传教士王慧仁根据武定禄劝傣傣语，以滇东北苗文字母字态创造的拼音文字，现在人们称之为禄劝傣傣文。

这两种文字主要用于宗教（基督教），有《赞美诗》、《新旧约全书》等宗教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一种文字使用范围有些扩大，目前也用于各个社会生活领域，有《怒江报》、《团结报》、《丽江报》傣傣文版。

3、1920年云南维西农民创造的傣傣族音节文字。字态象我国秦汉时期汉字的篆书和隶书，有900多个字。撰写的有《汪忍波自传》、《音节文字系谱》和《祭天古歌》等文献。

为什么一个弱小的民族，有这么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呢？应当说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主要有三点：

A、傣傣族主要居住在我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龙江——四大江河流域的高山峡谷地带，在政治上处于各封建领主分割统治之下，缺乏交往，各小聚居区处于封闭状态。如滇西北部处于丽江纳西土司统治势力范围；滇西中部和东北部处于彝族土司的统治范围；滇西西北部和西南部处于白族、傣族土司的统治。他们之间的交往，只局限于血液系统关系

^①、李普译自《缅甸少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缅甸百科全书》（见《东南亚研究集刊》第1—3期）。

之间保持维系的纽带而已，并无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凝聚力。即是有本民族创造的文字，在物质和民族意识的凝聚力上，往往弱于外来世界宗教势力，未能形成统一的文字条件。

B、傣傣语，根据现在所掌握的语言及文字流行情况而言，划分三个方言。但是根据语言内部的语音对应情况而言，傣傣语是由两种不同语音情况形成的，这种不同形式，现在怒江方言内部虽然存在痕迹，然而它并没有构成统一使用一种文字的阻力。但是历史和地理条件，如滇中傣傣，有的自称“傣波”[Lilpot]，同时互相交往甚少，差距越来越稳固，未能形成统一使用的条件。

C、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宗教意识之间的矛盾产物，就是产生傣傣族音节文字的主要原因，所以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反映。

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哪一种文字，它们对于民族内部的联系；统一语言的形成；发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方面各自都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启迪功能。

第四节 傣傣语的方言分布和我们的展望

一、方言分布区域及语言使用的人口

我国傣傣族，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布有57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有德宏州，保山地区，大理州，楚雄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昆明市，怒江州，丽江地区，迪庆州等11个州市的63个县。他们居住情况，人们称为大分散，小聚居。根据历史和现状，大致分三大方言区，列表如下：

方言区	人口	地区
怒江方言	42万	德宏州，保山地区，临沧地区，思茅地区 怒江州，迪庆州，大理州，丽江地区
武定禄劝方言	6	楚雄州，大理州的宾川、四川凉山州部分县 昆明市
永胜华坪方言	9	丽江地区东部、四川凉山州的盐源，会东、 楚雄州的南华，楚雄，昆明市的禄劝

国外泰国、缅甸、印度傣傣使用的也是怒江方言。

二、划分方言的依据及展望

尽管解放前傣傣族历史上，受彝族、纳西族、白族和傣族封建领主土司的管辖，受几种政治势力及地理条件的局限，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要素和语言的传递信息，使他构成一种连环式的沟通渠道，以及血缘亲胞的相连，无论如何分散，仍然保持着又分散，又集中，分散中有集中的因素，集中里有分散，他的族体象海市蜃楼式的有特殊又有普遍，普遍中有特殊的情况来划分傣傣方言为依据，不可能绝然的划分一个界线，基本的依据是：

一)、三个方言辅音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及音位数基本相等；元音及声调差别较大，但有严式的对应规律可循，例如武定禄劝方言复元音^{合音}甚少，有一个[ua]，也只用于借汉词的读

音；声调只有四个，但它与怒江方言有严式的对应关系。常用的词汇词意读音基本一致；词类相同，句法次序一致。禄劝方言与怒江方言比较，相同的词汇及有规律对应的在1200个词条中占70%；与永胜、华坪方言比较占80%。

二)、文字的使用和地理条件，禄劝和武定，他们自称[Liłpot]“傈波”(也有自称傈僳的)，他称傈僳。居住位置主要是滇西中部地区；宗教界使用滇东北苗文字母形式的傈僳文。

三)、永胜华坪傈僳方言，在语音上接近怒江方言，又接近武定禄劝傈僳语方言。他们使用怒江使用的傈僳文困难不大。

尽管如此，仍有分歧，各自都保持着语言特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互相交谈困难较大，以下随举几个例词：

	怒 江	永胜华坪	武定禄劝
一天	Tit nix	Chit nix	Chit nix
今年	Ci niq	Ci niq	Chit nix Kor
后年	Nainiq	na niq	Nail nix
正月	Korshir han	Kor shit han	Kor xit xo
明天	Shal ggex	Sat nair	Ar ggex nix

这里“一天”的“一”，怒江表示[Tit]，华坪、武定表示[Chit]；“今年”，怒江与永胜华坪分别读[Ci niq]、[Ci niq]，武定禄劝读[Chi nix kor]。“正月”，武定禄劝为[Kot xit xo]，[h]与[x]相对应，并且相同或相近的成分占70%—80%，共性基础还是很大的。

四)、我们的展望

形成一个统一的语言，不仅要有历史形成的方言中的共同性比例数，以及共同的民族意识的凝聚力，而且要以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来决定的。汉民族语言有几个互相都听不懂的汉语方言，如闽语、吴语等方言的区别，那是历史上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从秦汉以来有共同的汉字为凝聚力，形成了今天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交际的工具。

傈僳族语言有三个方言，且目前怒江方言与永胜华坪方言内，超出不同服饰及地理、行政区域界线，使用一种文字，继续发展下去，形成一个统一的书面语言是可能的，而且是能够实现的。相反地如果没有形成共同使用的工具，不仅是缓慢，而且距离增大，分歧也就扩大，这是历史的主流。

三、傈僳语同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交往情况

傈僳族是能够与邻近民族世代友好相处的民族，和别的民族在族际之间和睦相处中，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矛盾。尤其是和汉族，白族，藏族，彝族，纳西族，傣族，景颇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相处很好，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斗争中互相支持，共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也共同反抗国内封建领主的统治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篇。

他们在共同区域里，在语言上，每个民族多数都能讲二至三种语言作为沟通思想情感。在一些口头诗歌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你呀！见了汉族说汉语，遇见怒族讲怒语”。有的傈僳族交往比较广的，一个人能讲汉语，藏语三种，据不完全统计，能讲汉语的约有八万人；

能讲彝语的三万人；能讲白族语的二万多人；能讲纳西语的二万多人。但主要聚居区的傈僳族能讲其他民族语言的，还是少数。其他民族讲傈僳语的，约有四万多人，有些地区，如怒江州，维西县的怒族和独龙族把傈僳语作为第一母语了，但这种情况毕竟还是不很多。

在使用的方法上，有些特殊，如在《故事书》和《创世纪》中有这样一句傈僳语说汉语的“马菜吃罗”，这显然是傈僳语法译汉语的。在语音上，多数是在读音的基本上是按各民族自己语音特点来说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在词汇基本上是同一语支语言内部的较多。在散居的傈僳族，一般集会场所里用汉语交谈外，主要聚居地区怒江各族思想交流，都使用傈僳语，如怒族、独龙族，由于他们内部方言差别很大，他们之间的交谈，仍然是傈僳语。

第二章 傈僳族音节文字的创造

第一节 独特的奇观环境——维西概述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成立于1985年，位于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祖国西南三大江河并流的奇观地带；这里山脉横断纵谷，珍奇的动植物；宝贵的矿产；适宜的气候条件，总面积4661平方公里。

据《维西县志》记载，汉朝为越巂外夷地；唐朝南诏铁桥节度使地；宋朝为吐蕃东封地；元朝改名为临西县西北地；明朝为丽江木土司管辖；清康熙复于吐蕃；清雍正年（公元1727年）改为维西县仍属大理管辖。直到民国初年这里尚有36个土司①；美国学者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的第四篇第二章第二节中讲维西：“二十一个土司或土著官员”。清代文人余庆远的《维西闻见录》一文中也说：“大户繁者土千总，土把总”，“繁者”事实从元代开始建立的汪忍波故乡叶枝土司的版图，沿伸到怒江上游，独龙江及独龙江以西的广大地区，影响甚大，统治时间长，只有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才结束。

这里的各族人民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例如1801—1803年（清嘉庆6—8年），署傈僳族农民恒乍绷[Het ssat bho]领导的傈僳族农民在康普举行起义；接着有汪暑扒[Ng ual cu pat]、雀扒[Chot sei pat]等起义，其中恒乍绷的起义，清朝中央及省政府派重兵镇压②，在前赴后继的几次反抗封建领主的剥削压迫制度的斗争中，维西各族人民，尤其是傈僳族人民的牺牲是无法记数的。在这样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等方面，傈僳族仍有它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尊严以繁衍生息。

第二节 区划、民族和语言文字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有9个乡1个镇。有5个乡位置是西临碧罗雪山的澜沧江两侧。北连德钦县；南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另外两个乡沿金沙江的东侧；东连中甸县；东南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全县内有傈僳族、汉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普米族、回族、独龙族、傣族、藏族、苗族和怒族。人口有122,377人(85)，其中傈僳族有67,24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9%。

①、《维西县志》（旧志），见《维西县》云南省测绘局，1980年出版。

②、见《维西县志》附纳西族周汝成先生撰写的《傈僳民族英雄恒乍绷故事》。

这个县除汉语外，主要通用的是傈僳语言，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基本上是族内的交际工具。有的傈僳人能兼说藏语、纳西语和汉语。其他民族也有很多人兼说傈僳语的。尤其是这个县的怒族、独龙族傈僳语便成了他们的母语。

这个县的傈僳语，南部和北部略有差异，但互相交谈并无大的困难，南部的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专区，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傈僳语一样都属怒江方言。与永胜、华坪等的傈僳语和武定、禄劝傈僳语的差别是较大的交谈尚有困难。

维西县境内除汉文外，还使用过纳西族的东巴文、歌巴文、玛丽玛沙文（纳西语支的一种音节文字）；藏文、彝文、老傈僳文、新傈僳文和傈僳族音节文字，共有9种，基本上主要使用于不同宗教的语文，作为族内使用的文字。只有新傈僳文曾初步进入过学校，但85年成立傈僳族自治县后决定使用老傈僳文了。

第三节 汪忍波生平简述

汪忍波出生在维西县叶枝区新洛乡米俄巴村一个傈僳族农民家庭。生于（1900）年。他整个童年都在艰苦的生活中渡过。家乡处于高寒山区，“米俄巴”[Mi Wot bbat]就是“阴坡地”之意。种上的庄稼长不出粮食，糊不了口，再加上沉重的捐税土司贡赋和灾荒年景，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父亲大多数年月流落在外渡生；家中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先后给了人家。汪忍波很小跟母亲出外帮助人放牲畜做佣工，还到远离家乡的藏族聚居村落逃过三年荒，他的曲折经历和阅历甚广，也是他创造音节文字的一个文化、历史背景。

除了贫穷，还有一个疾病折磨。在那个时候，生病只好请巫师祭神送鬼，时间长了，幼小的汪忍波逐渐受到了影响。他就10岁起先后跟主持《祭天神》人学习吟颂《祭天神》经，学习过念经、诵咒、祭神、占卜历法，到12岁已能单独会念《祭天古歌》。他13岁父亲病故；两年后母亲接着去世，从此，他便独自一人谋生渡日。

汪忍波自幼聪明伶俐，除了各种农活很在行，还先后学会做木匠，编竹器，凿石造磨，打铁修锄铸铧，盖房造桌等手工艺，而且技艺都比较高超，笔者去调查时，还看到了些他的遗作。在当地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他一天之内能编六十对竹篮，一夜能编一扇精美的大簸箕的神话故事。

汪忍波创造音节文字开始于24岁，经过六年左右的时间，文字终于形成并拿到社会上推行使用。他推行文字的办法是在家里办学，凡愿学者，不论远近，不分民族一概接纳。有时远处一些地方的人们自动聚集学习，他带上行李、伙食不辞辛劳地前往传授。但他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做手工艺活计，在农活前修锄铸铧，盖房造桌；按当地习俗，进行互助，不取报酬；有时还要招待远道而来学文字的客人吃住。因此，在当地各族群众中有着较高的威望，曾被大家誉为能呼风唤雨的“先知”、“圣人”。

由于汪忍波及其音节文字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叶枝土司的恐慌，曾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对他予以传讯拘禁。后来（1945年）经过当时省教育厅下来的“督学委员”当面对汪忍波的音节文字进行严格的考校，确识音节文字可以作为一种记录傈僳语言的工具使用，叶枝土司才允许他继续在民间推行。

元明时期在叶枝一带的傈僳族中，盛行一种祭天习俗，每三年一次在春季举行，历时天

时三天三夜。世代相沿，历久不衰。汪忍波以其人品、威望和学识，被群众推举为公认祭天仪式的第二十代主持人。祭天时要由主持者吟唱许多古歌，这些吟诵百年的古歌被他记录成册，现已成为研究傈僳族社会历史、文化、风土民俗、心理状况以及语言变异、文字形态等的珍贵资料，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尤其临近解放时，用音节文字写下的一份七千多字的《自传》，记述了他的家业、出生、成长和创造音节文字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研究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傈僳族人民从封建土司的统治下得到解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光明的社会主义大道。他亲身体会中新生活的美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人民政府产生由衷的热爱。他曾先后被推选为区农会主席，还到区、县、专区开会学习；1954年还作为民族参观团的成员到昆明等地学习参观，笔者在那时见到并拜访了他。二儿子当了人民解放军；三儿子由云南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当上了人民教师。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敬重。

从他亲手撰写下的文献中，我们看到，他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维护本民族的尊严的一片赤诚心愿，热爱祖国的文化，忠于自己的事业，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致力于推行音节文字，孜孜不倦地用音节文字帮助群众脱去文盲帽子。直至临终之前，在他身患重病（淋巴结）双手不能握笔写字的情况下，还在一本硬面日记本上用脚拇指执笔，写了一遍全部音节文字的《识字课本》或称《傈僳文字典》（文字系谱），郑重地交给三儿子余向仁老师，嘱咐他们作为传家宝世代流传下去，表示了对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无限依恋。

1965年10月9日汪忍波老人逝世，终年67岁。噩耗传出，远至数十里外的各族群众纷纷起来，向他举哀致敬。吊唁人群众市，往来络绎不绝。

汪忍波有三子一女，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得以健康成长。其中有的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的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有的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子孙中掌握音节文字者不乏其人。

第四节 汪忍波创造音节文字的神化传说

一个民族的文字从创造设计、流行使用，巩固到行使成为一种国家法定文字，实在不是一件短时间里能够完成的。尤其是没有条件形成法定的民族文字，达到群众公认的并且有文献记录的文字，除了文字本身赖依科学性、实用性外，还要有某种文化意识作为推动力量才能实现的，这种情况除了傈僳族“老傈僳文”赖依宗教文化外，今天盛行的傣文、藏文等无不是如此。

汪忍波创造的傈僳字，利用了傈僳族的民族意识之外，也借助于傈僳族古老的文化来传播和保持了它的生命力。

就汪忍波创造文字来说，也是有很多神化传说的，这不仅是作为原始社会意识形态民族的心理要素对文字产生一种神圣感是一方面，同时也对一位在缺乏必要的创造文字手段的科技条件下，能做出别人没有做出来的先例人物之崇敬之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深入研究当时人们对此的心理状态，我们收集到一些当地群众的反映。在调查中我们提出：“傈僳字是否是汪忍波一人创造的？”、有人说（汪忍波学生）鱼亲龙讲：“汪忍波是按神的旨意做的”

（本节部分采用王世群的一篇文章《新发现的傈僳族音节文字——汪忍波创造音节文字》（1997年）第12页）

李